



深圳的



斯芬克思之



1253

Z65e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

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

策划、审定：倪元轲 执笔：陈秉安 胡戈 梁兆松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李青

封面设计 陆佳

责任技编 王颖 李镜明

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广州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615-211-3
I·43 定价:7.30 元

第一章 斯芬克思之谜

第一节 楔子

公元 1983 年的一个黄昏，有人在中国南部离海不远处，一个叫铁仔山的地方发现了一块奇怪的古砖。古砖被人在 1000 多年前用草梗之类的东西画出了一个奇怪的人头像。头像两旁绘着两支带镞的箭，箭头向上，似要冲出画面。最使人不安的是头像上的那双眼睛，它那样恐怖地凝视着天空，仿佛在透出无数个神秘的问号……

经考古学家鉴定，这是一幅汉代的砖画。这位无名作者刻绘的时间，大约在东汉熹平四年即公元 175 年前后。砖画定编号为新铁 M105。

有关这幅画的议论随之展开。

1000 多年前的这位作者可能会是什么人？进一步说，他为什么要来到大海边上，用草梗或者是一支树枝，在砖上划出这些非符非咒的图案？

有人认为作者可能为汉代巫师一类的人物——他们有在砖、石、木上刻咒的习惯。他设下这个永远也难以解开的咒符，不过是在卜测离此不远的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未来的吉与凶。

那个小渔村不是别处，就是今日中国的一个令世界瞩目的经济特区——深圳。

历史，再也没有更多地告诉我们，而只是将这个谜，至今留在深圳博物馆中。

究竟纯粹是因为巧合，抑或是那神奇的咒语果真发生了功效？1000多年后，即从1980年8月26日至1990年8月26日，仅仅10年功夫，仿佛有一股神力在推动着大地旋转，在那个渔村所在的地方，像从海底下长出一座神奇瑰丽的城市。

从古至今，全世界从没有哪座城市的建城速度如此惊人。古代罗马驱数10万奴隶，费尽移山心力，建成罗马一城费时百余年，而现代巴西，动用最现代化建城手段，真正建好巴西利亚也用了几十年。

西方有句谚语，叫做：

“Rom was not built in a day”(“伟业非一日之功”)

可是现在他们站在深圳国贸大厦的顶层上往下看，不能不面对神话般的现实惊呼了：“这是一夜之城！”“简直像阿拉丁神灯的力量！”

是一股什么样的神力在主宰这一切呢？

199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创建10周年前夕。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再次来到深圳。

10年来，他的眼光一直注视着这个谜一般的南中国海

边的新城。现在，他要卸甲了。此次回新加坡后，将由新任总理吴作栋来接替他。

在引退前夕，他似乎对这个当年南海边的小渔村而现在正崛起一座新城的地方格外留心。这次，他特意来到深圳，是要向他的中国朋友们表达他久蓄于心的一个思想。

其时，豪华的晶都大酒店华灯辉煌、宾客如云、流金溢彩。照相机上的闪光灯闪闪不停。面对座中的记者和中国官员，新加坡总理举杯齐眉：

“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有希望，才能推动中国的成功！”

好！仿佛一声炸弹爆炸，他的讲话立刻掀起了一阵春潮般的鼓掌。人们感谢他对深圳的赞美。

而所有在场的鼓掌者又有多少人能理解这位炎黄子孙良苦的情怀，抑或仅仅将它当成普通的一句客套话，虽言犹在耳，转眼便忘却？

夜已深沉，宾客散去，灯光柔和的总统套间里，身着旗袍的侍应小姐拉上厚绒的窗帘，便欠身离去。这位祖籍广东大埔县的总理却将帷帘掀开了一条缝，望着33层高楼之下，那灯火通明的深圳，久久不语——

他对中国，对深圳——当年他的祖父李博文漂流南洋时离开中国的最后一站，既怀着希望，又怀着担忧……

北京的那场政治风波刚刚过去一年，深圳抢购股票的热潮便如火如荼，园岭的证券交易所门前人头黑压压一片，全不管1989—1990年全国性经济降温，全不理海湾危机，全不想世界上空乌云密布。深圳所有的股票，均以每日1%的

速度成指数曲线上升。抛出，买进；买进，抛出……大把大把往腰包中塞“大团结”。

有人慨叹：狂热的深圳人！

晶都歌舞厅，夜总会入场券百元一张，经常“爆满”。

新都酒店鱼翅海鲜席，每席数千元，高朋满座！

长城大厦，高级商品楼，每套以人民币数 10 万元出售，一售而空！

有人说，目前罗湖商业区 0.8 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其土地上的财富计算，足可以在地面铺 1 厘米厚的 10 元一张的钞票！

就是这个充满了奇诞，充满了竞争、充满了机会，同时又充满了爆炸、充满了危险的深圳，10 年来，他的经济却飞速上升；即使稍稍降低，很快又如升温后的水银柱般回升，简直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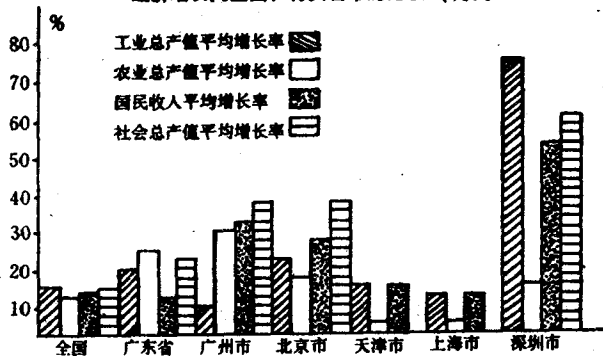
短短 10 年，这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50 倍，国民收入增加了 44 倍，居民存款增加了 122 倍！

据说，仅 1988 年一年，在深圳工作的内地人员，给他们在内地的家庭、亲友从邮局汇去的钱就达 8 亿元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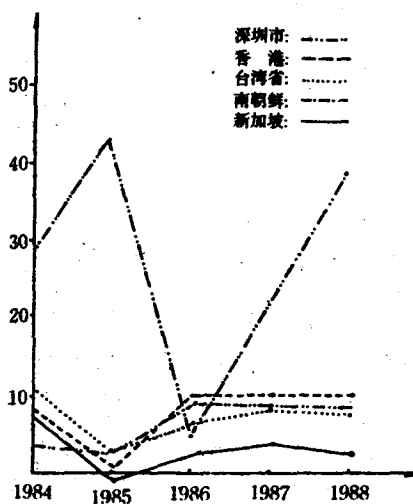
井冈山老区一位贫困乡的乡长说：“每年开春农家买化肥的钱，基本上是靠在深圳打工的女儿汇来的！”

我们不妨把深圳的经济增长，同中国的一些城市，以及在上世界上以“发展奇迹”著称的亚洲“四小龙”作一个比较。

经济增长同全国和有关省市的比较 (1979-1987年)



经济增长与“四小龙”比较



即使是速度奇迹的创造者们也不能不甘拜下风！

这真是个经济的怪物啊！这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经营管理和运作办法而试验出的混血儿的确力量无比！

二

对这个经济怪物的疑问也随之而来。

“深圳建了那么多高楼，建高楼就要钱的。”一位西方记者问，“建深圳特区花了好几百个亿，据说你们只承认国家给了3000万元贷款搞开发，对吗？那么——其余的钱是从哪儿来的？邓小平是否给了你们特殊的拨款？”

“你们国家在1984年、1988年搞了两次大的物价改革都失败了，价格一放开就出现抢购风。”一位东欧记者探问究竟，“可是你们深圳搞的物价改革却成功了，据说在中国成功的还就是你们这一小块。为什么别处失败，你们却搞成功了？”

“我真不理解——”一位内地的“官员”向深圳“官员”取经，“我们的企业由国家养着，每年拨给他们钱，不要归还一分。奶头伸给他们了，却越养越瘦，你们的企业靠银行借钱办，等于把奶头拔了，却越养越胖，这中间有什么奥秘？”

深圳开往广州的81次空调特快列车软席车厢里。

同座者：一个深圳人，一个内地人，一个香港人，一个日本人。

深圳人最先开口说话：“咱们都是老朋友了，今天敞开心扉说心里话，在深圳干了这么些年，都赚了没赚？”

香港人：“先说你自已。”

深圳人：“赚了。”

内地人：“如果亏，我就不会来深圳办企业了。”

香港人笑笑：“这个不用说啦，1981年我在香港只是一家40多人的厂子，现在在深圳布吉办的厂有800多人。我自己有3部皇冠小车。这钱，当然是在深圳赚的啦！”

三个人都把目光投向那位精明的日本人，日本人用广东话幽默地说：“大老板不让我们说赚，所以我们老说亏。”

“哈哈——”车厢里立刻充满满意的笑声。

都赚了，那么赚了谁的？谁亏了呢？

“你们建了一座国贸大厦，全中国第一，光是水泥就堆得出一座几百米高的小山头了。这么多的建筑材料国家都不按计划分配给你们。你们是怎样从内地弄到手的？有多少是属于歪门邪道？”

“我们内地工人端铁饭碗；你们的工人端泥饭碗，弄不好就让资本家炒了鱿鱼。为什么我们那儿的工人整天还想着往你们那儿跑？你们炒了那么多的鱿鱼，为什么却没有工人流落街头？”

可是，国内一篇文章却这样评价深圳：

“高层建筑、开发道路、3天一层楼，穿西装、穿套裙，这些似乎都不能反映深圳的本质，因此也无需经常挂在口头上。”“应当告诉人们的，恰恰是深圳高楼里面那些本质的东西。”

“深圳从1980年开办特区以来，从香港、日本、美国……的银行资本家那儿，前后借了十几亿元款。又从国家银行里，借了上百亿元款。拿这么多的钱，就是投在珠穆朗玛峰上，也能长出个城市来，并不算什么本事。深圳是个窗口，深圳人把资本主义那一套糜烂的生活方式都从窗口输进了内地，才真是遗患无穷。”

一位导演指着深圳的花园别墅楼问：“那些由香港人、日本人买租的小洋楼内，住的四川、哈尔滨、湖南……来的浓妆艳抹的小姐是些什么人？为什么香港人把这种楼叫做‘风楼’？深圳的繁荣同变相色情业有什么关系？”

一位内地大学生问：“深圳到底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是，千么蛇口三洋电子厂的工人还会有罢工抗议？”

一位内地银行的领导说：“我稍微估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你们深圳1990年的这次股票风，保守点说一下子替你们造出了几十位百万富翁，你们的政府官员中有没有也发成百万富翁的？”

一位作家则感慨万端：“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发财风、股票热，没有马克思坐下来写《资本论》的毅力恐怕再也写不出东西了！”

非非是是，是是非非，究竟谁是谁非呢？

啊，深圳，你如同南中国海边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思之

谜，你有多少问题需要向世人解答？全中国都在议论你，全世界都在议论你，不管是黑眼睛、蓝眼睛、褐色眼睛，只要一提到你，都会闪出惊奇的、喜悦的，抑或是怀疑的、妒忌的光芒。

人们挑剔你、关心你、注视你，不正好说明你在中国乃至世界心中的地位么？

你为什么缄默不语呢……

你，不慌不忙，似笑非笑，将你巨狮的劲爪，深深嵌进南海边的沙滩中，任凭西太平洋的潮声，一阵阵扑打着悬崖……

第二节 亚洲的“柏林墙”边

清道光二十二年，即 1842 年，紫禁城里的钟声刚刚响过，道光皇帝在太和殿召见刚从广州风尘仆仆回京的直隶总督钦差大臣琦善。

道光：“听说英国人要我们把香港割给他们，香港是个什么东西呢？”

琦善答：“是个小渔村，坐落在南海边上。”

道光：“那能有多大啊？”

琦善接下说：“小得很，中国是一个鸡蛋形，香港只是鸡蛋上的一个点，拿袖子一抹就去了的。”琦善笑笑。

道光：“那就给他们好了——”

就这么草率的一幕，便决定了香港的百年命运，同时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幕也就徐徐拉开了。

当时的香港，属于新安县（即现在的深圳市）辖下。

1841年1月26日，第一批正式进入香港的英军，在港口北部的水坑口登陆，选择了一块高地，第一次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

在英国水兵得意的欢呼声中，1842年8月29日，满清大臣在英国军舰的炮口下，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正式割让香港。于是，英国军舰在中国南部有了一个补充淡水、停泊驻扎的立足点。

不过，这个“鸡蛋上的小点”是太不够用了，英国人认为必须继续“开拓”。

于是，1860年，当帝国主义联军攻进北京，迫使清政府再签《北京条约》时，英国人又要求在新安县中再割一块，就这样，九龙半岛也割给了英国人。

据说，维多利亚女王对于英国水兵在中国的“开拓”“很有兴趣”，于是指示不列颠帝国的臣民们继续“见机而作”云云。

果然，1898年，趁北洋水师甲午惨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机，英国人再逼清政府签了《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

他们想要九龙半岛以北的更大一片土地。

当时，九龙半岛北部的深圳，上水一带，荒草丛生，野

兽出没，丛山峻岭，车马难行。

与英军首领同去划地的满清官员好不容易登上了深圳的山头，已是气喘咻咻，人乏马疲了。而站在山上一望，荒野千里，群山茫茫，从哪儿划界呢？

这时，有人看到有一条小河从东面的梧桐山的山缝中挤了出来，曲曲弯弯，沿着山脚，穿过“罗湖”后，便流进后海湾去了。

“深圳河！以河为界。”满清官员道，“你们量吧，河南面属你们。量是多少，就是多少！”

官员一句话，深圳河以南陆地以及邻近 23 个岛屿，共计 961.52 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租”给了英国人，“租”期 99 年。不过，大清帝国地大物博，“赐惠遐方”，故而分文不取。

从此，深圳河便成为中国领地和英国殖民地的分界线。宝安县（当时叫新安县）的香港和深圳就这样被一刀切开。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奇怪的是，变成了殖民地的香港却似乎发展得很不错。

1841 年，英军进驻香港时，这个渔村仅有 5500 人。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坑口海边，已是舢舨相接，货源滚滚，好不气派！100 多年后变成了几百万人口的热闹港口。

清晨，当河南岸码头的号子声，机器的轰鸣声响成一片时，河北岸的深圳依然沉睡中，只有最勤快的农妇才会打开牛棚，在雾气中放出慢吞吞地踏上草地的耕牛……

解放初期，联合国实行对新中国“禁运”，香港对外贸易一落千丈。

香港人终于认识到：只有走发展工业的路子。

第一批纺织、印染、成衣、塑料、玩具工厂建立起来了，并一年年发展壮大。

经济独立的工业化的香港，再不惶恐于世界市场上政治的、经济的“地震”，登上了经济飞跃的第一级台阶。

当河南岸经济生活一片轰轰烈烈时，河北岸的深圳，政治运动也轰轰烈烈。先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把煮饭的锅砸了去炼钢铁，接着是“批判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河北岸的田埂上，日日有赤着脚的红卫兵推着戴高帽的地富反坏游田埂，喊口号反“三洋”（崇洋、向洋、慕洋），搞“政治边防”。穿着牛仔裤，吮着巧克力、雪糕筒的香港小孩，望着这群衣衫槛褛却意气风发的“大陆人”十分不解：他们是不是“神经线”（神经病）了？

七八十年代，由于实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日本等先进国家把大批劳力密集型的技术和设备转移到境外，香港瞅准了这个时机，大量吸收贷款，大量发展来料加工工业。

香港的经济奇迹出现了！先是成衣的出口产量世界第一，香港成了与巴黎并称的时装之都；接着是玩具出口世界第一；钟表出口世界第一……

制造业的发展又带动了金融业。股市交易热火朝天，黄金买卖量占世界第三位，香港成为了与纽约、伦敦齐名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亚洲注视着香港，世界注视着香港，太平洋上的一条小龙起飞了！

当河南岸的香港人，忙着夺取世界贸易市场上一个又一个第一，赚取一笔又一笔外汇，不但在中环、尖沙咀，而且在上水、荃湾、元朗造出一片又一片林立的摩天大厦时，河北岸，密密的芦苇丛中，窄窄的田埂路上，却不时传出警犬的嘶叫声和偷渡者被抓获时发出的撕肝裂胆的惨叫声。

有一个简单的数字叫人震惊，1962 年从深圳跑了 12144 人，1978 年从深圳跑了 17456 人！

宝安县有些村庄里，男劳力全部跑光，仅留下妇女、老人。以至一时县委最大的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国家企业职工，包括饮食店的“娘子军”们，堵截要跑到资本主义香港那边去的偷渡者。

怎样用高音喇叭唱“社会主义好”也没有用，怎样派工作组、派民兵站岗警戒也没有用，即使是鸣枪警告，即使放出警犬撕咬，即使从深圳湾偷渡的汹涌者被鲨鱼咬断了腿，有人把尸体拿到海滩上来示众，也没有用。

经济的规律太难以抗拒，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深圳，两地经济水平的相差实在太大了！

河北岸的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 513 元；几百米外河南岸香港的较寮村，人均年收入 7.8 万港元，相差多少倍！

这就是深圳河南岸北岸之比么？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比么？

如果，在欧洲，隔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是那道铁网高架的柏林墙的话；在亚洲，在中国的南方，分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就是这条河——深圳河。只是，柏林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而在这条河边，洞若观火，对比更强烈！

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的实践似乎在嘲笑自己。

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有这条深圳河作证。

是耶？非耶？

1980年春天刚刚过去，中国广阔的原野上，饱浸过雨雪水的土地刚蒸腾起丝丝的水汽。

有一个大胆的试验即将在这儿出现，就在这亚洲的“柏林墙”底下，就在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见证人深圳河边上，邓小平要建一个特区。

他要做一个试验。首先，在一个局部地区，打破套在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上的铁环。然后，以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如资本主义的理论未必正确。

显然，就在这儿，在深圳，邓小平要与西方世界一扳手腕了！

而最后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二

16世纪英国人托·莫尔曾经写过一本名字非常长而且非常古怪的书，叫《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描写一个新月形的小岛上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制度，人们富裕而又和谐地生活着。

过了大约100年，意大利的思想家康帕内拉又在《太阳城》一书中，再次描写了几乎同样的幻想。

前人曾经一次又一次把改造世界、建立美好社会的理想，寄托于首先在某一片绿洲的成功上。而今天，深圳在人们心目中，就是那座康帕内拉笔下的太阳城吗？